

В. ОВЧИННИКО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ТИБЕТ



1955年西藏纪行

[俄]弗谢沃罗德·弗拉基米洛维奇·奥夫钦尼科夫 著
张晓梅 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В. ОВЧИННИКО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ТИБЕТ



1955年西藏紀行

В. ОВЧИННИКОВ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 ОВЧИННИКО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ТИБЕТ

1955年西藏纪行

[俄]弗谢沃罗德·弗拉基米洛维奇·奥夫钦尼科夫 著
张晓梅 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55 年西藏纪行/[俄罗斯]奥夫钦尼科夫著;张晓梅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 12

ISBN 978 - 7 - 80253 - 218 - 2

I. ①1... II. ①奥...②张... III. 游记 - 作品集 - 俄罗斯 - 现代

IV. ①I512.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200 号

1955 年西藏纪行 [俄罗斯]奥夫钦尼科夫著 张晓梅译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640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48 千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3 - 218 - 2/I · 95

定 价:22.00 元

译者的话

张晓梅

2006年9月，第十三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特别邀请了20位俄罗斯现代著名作家以贵宾的身份参加。他们中间，有其作品已被译成中文的邦达列夫、拉斯普京及马卡宁，还有有待于中国读者结识的作家，如奥夫钦尼科夫。正是从那时起，我对奥夫钦尼科夫先生有了初步的了解，也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本书作者弗谢沃罗德·弗拉基米洛维奇·奥夫钦尼科夫（Всеволод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Овчинников，1926 - ）先生是俄罗斯为数不多的几位和新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过交往的记者兼学者。1955年8月至10月间，他与意大利、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记者一起应邀首次访问西藏。本书记录的正是他旅藏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在书中，奥夫钦尼科夫先生用敏锐的目光观察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种种变化，并以欣喜的心情感受之。可以说，奥夫钦尼先生通过他的这本著作向我们展示了俄罗斯人眼中的西藏。1959年该书被木村浩译成日文，名为《西藏的素颜》（东京）。1997年，奥夫钦尼科夫先生在时隔40年后重游西藏，并出版了本书的续篇《登上香巴拉》。

从沙俄时代早期开始，俄罗斯的藏学研究至今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已刊论著约两千种，并拥有藏学研究者百名左右，在世界藏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而目前，在国内图书市场上，中文版的俄罗斯现代文学书籍十分有限，更不用说与俄罗斯藏学研究相关的作品了。

在此，我要诚挚地感谢中国藏学出版社确定将此书翻译出版。同时，我还要衷心地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的向红笄教授，她所给予我的耐心指导和细致提点一言难以蔽之。

书中的人名、地名多是作者根据藏语语音用俄语标注的，因此个别人名和地名的翻译难免有不够精准之处。尽管我在翻译龙安志先生的《与神山对话》（2008 年，新世界出版社）一书中受益匪浅，但我深知自己在对原文的理解、选词、表述等方面尚有欠缺之处，所以在此书的翻译过程中，难免会有漏译，甚至错译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及藏学界前辈不吝赐教。

2009 年 4 月 25 日

目 录

译者的话 张晓梅 /1

乘车赴藏 /1

九霄云外的世界 /1

启程 /5

“世界屋脊”的居民 /10

火堆旁的交谈 /13

怒江的传说 /27

建筑工地和山地居民 /32

最后的几公里 /39

拉萨的聚会 /42

东方神话之城 /42

布达拉宫的壁画在诉说着什么 /46

拜访达赖喇嘛 /53

藏医的奥秘 /60

历算学还是外科学? /66

禁城的能工巧匠 /74

社会底层的人们 /78

奇闻轶事和降神师 /86

念青唐古拉山的牧区 /90

当雄谷地的集市 /90

在海拔四千米放映的电影 /99

遥远的宿营地 /103

雅鲁藏布江的源头 /112

最初的发现者 /112

日喀则——班禅喇嘛的驻锡地 /120

大自然的力量和人类的力量 /125

种子和幼芽 /140

萌芽 /140

远离北京 /151

附录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与中国血肉相连”

——专访《真理报》前驻华记者欧福钦*

赵嘉麟 /166

* 欧福钦为本书作者的中文名字。

乘车赴藏

九霄云外的世界

连绵的雪山一座高过一座，宛如神话中的天梯伸至玄妙的云霄之外。多日来，我们的目光无望地搜寻着视野的边线，然而依稀可辨的世界完全被框在了静寂、灰白的山峦之间。

但自然景致并未因此而变得单调乏味，却以多样、强烈的反差令人惊叹不已。仿佛透过万花筒望去，地形、生物带、季节等皆发生着变化。

我们乘风而行，眼前时而展现出一片气势磅礴的山地景观：有峡谷乌黑的凹陷处、了无生机的群山之间急遽转弯的山路及被峭壁利刃劈开的覆盖绿衣的山麓；时而坠入沼泽遍布、长有稀疏高山杂草的谷地；时而从上坡道后面突然看见锯齿状的林墙。与此同时，河水在花岗岩块间奔涌，流水声中夹杂着早已被人遗忘的阵阵松涛。

西藏高原的壮美令人震惊。大自然在这里勾勒出地球表层的起伏与轮廓。四周的一切皆呈现出奇异幻妙的形态和大小：山川瀑布震耳欲聋、令人生畏，云团宛若飘在脚下，长有两米长双翼的雄鹰在天空中滑翔。

这种磅礴壮观的力量超过游人的想象，令人不禁感觉自身的渺小和无助。在博大雄浑的大自然面前，纵然是人类最优秀的作品也会黯然失色。

倘若人类能够给这些挺拔的山峦套上缰绳，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使大自然臣服的话，那么人类该有多么伟大啊！每个坐

在汽车中或穿行于西藏群山之间的行路人不由地萌生出这种想法。

你能想象得出载重汽车在云中漫步的情形吗？那本是飞机的航线，而现在为了翻越大自然拥堆于通往西藏途中的山脊，汽车却不得不爬上了这样的高度。这个中国边境民族地区附近的公路线大多都铺设在海拔 3000 米以上的地方。

当汽车逶迤前行，爬上高至 5000 米的山口时；当我们乘车沿着在峭壁上开凿出的窄道边缘行进，透过蓝色的气团向下观望，看见身后走过的路径在午后阳光下形成奇妙的环扣时；当连发动机所需的空气都不够，散热器里的水在 80℃ 开始沸腾时；怎能不让人感念那些铺设这条道路的人们所建立的功勋。我们要感谢他们，感谢这些英勇无畏的建设者，是他们使这一年里数个月都被白雪覆盖、与世隔绝的地区（只有商路通达过）如今同世界各国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我们正沿着这条新铺设的公路前往西藏。我们这个外国记者团^①的成员包括：阿兰·魏宁顿^②（英国）、玛尔津·杰林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③）、弗兰克·卡拉曼德烈和杰列扎·列格尔（意大利）、马利安·别林茨津（波兰）、伊斯雷尔·爱泼

① 外国记者团：1955 年，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来自苏联、意大利、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记者组成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西藏。——译者注

② 阿兰·魏宁顿（Alan Winnington）：英国共产党员，曾担任英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工人日报》副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辗转于亚洲各地，抗战胜利后他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报道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又参与了抗美援朝的报道活动，20 世纪 60 年代初离开中国，在东德定居。其在华经历已写成了多部小说和回忆录，较为著名的有 1985 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的《在重庆的决斗》。——译者注

③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原民主德国。——译者注

斯坦^①（美国）、马利乌斯·曼杨（法国），以及卡列尔·别巴（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苏联人民首次造访“世界屋脊”的荣誉落到了《共青团真理》报社记者瓦季姆·卡希斯和我^②的身上。

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我们参加此次旅行时，我们的兴奋和喜悦溢于言表！西藏是地球上最亟待探究和最难以触及的角落之一。多少旅行者都对这个遥远、神秘的地方心向往之却夙愿难圆啊！

还在北京时，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工作人员钱同志（也是此次考察团的团长）已向我们介绍了即将开始的行程路线。展开中国地图，西藏就位于中国的西南角。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将它与外界隔绝。在其南侧，喜马拉雅山脉使它与中国的邻国印度和尼泊尔相隔；在其北侧，它隔着昆仑山脉与新疆和青海省毗邻；自西向东延伸的长江上游地带构成了西藏和四川省的分界线（原文如此）。这就是西藏，它拥有 120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许多区域人烟稀少且无人察访，北部是多石的荒漠，南部是崖高坡陡、谷深岭窄的山地。

①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 1915—2005）：犹太裔中国人，中文名艾培，记者、作家。1915 年出生于波兰，1917 年随父母迁居中国。1921 年后在天津读书。曾任《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北平时事日报》编辑，美国合众社、重庆美国《联合劳动新闻》记者。1938 年后赴香港，在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负责宣传工作。1944 年随中外记者团访问陕北和晋绥抗日根据地。1945 年后赴美国，任纽约《联合劳动新闻》总编辑。后参加美国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1951 年应宋庆龄之邀到中国筹办《中国建设》杂志。1957 年加入中国籍。后历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执行编辑、总编辑，宋庆龄基金会理事、顾问，三 S 研究会副会长，中美友协理事。著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西藏的转变》等。——译者注

② “我”：即本文作者弗谢沃罗德·弗拉基米洛维奇·奥夫钦尼科夫（Всеволод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Овчинников, 1926 - ），俄罗斯著名驻外记者、时事评论家。目前为俄中 21 世纪友好和平委员会理事，《俄罗斯报》评论员，莫斯科作家协会成员。2002 年荣获作家协会“俄罗斯金笔奖”。其代表作品除本书以外还有《几千年和几年》、《樱花树的枝条》、《橡树的根》等。——译者注

我们自成都出发，沿着前不久刚刚修好的公路向西行驶。途经雅安、康定和昌都至西藏最重要的城市——拉萨，而后依照拟定的路线向北行进，到达念青唐古拉山牧区，再往西南方向走，抵达日喀则。那里的雅鲁藏布江河谷是西藏主要的农耕区。

我们将乘飞机从中国的一端（北京）到达另一端（当时，中国的西南地区还未与北京开通铁路），然后再坐火车由重庆抵达四川省会城市成都，即此次旅行的起点。

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上空盘旋一周以作挥别。天坛那金黄色的殿顶从机翼下方一晃而过。镶嵌在古代园林碧绿色框架里的湖水宛若明镜一般，熠熠发光。片刻间，我们的下方便闪现出五台山那如模型一般光秃秃、暗灰色的山峰。

但是，一座座山峰很快便被抛于身后。飞机开始沿着淡黄色的黄土高原平稳地滑翔，而不再将影子投射于山岭的褶皱之间。高原上缀满了工整的矩形田野，宛若镶嵌着地板块一般。仿佛是有人在这块镶嵌地板上泼下了一桶浊水，于是水顺着平坦的地表淌出了随意的图案。我们猜这就是黄河了。大量的黄水，从颜色上几乎无法将其与周围的高原区分开来。这与我们平常想象中的河流大相径庭。黄河流过冲积土层，宛若没有河岸一般恣意地奔淌。

飞机钻出了云雾，我们再次看见了大地。下方是一片覆盖着松软植被的川地山丘，山坡上种着稻田，好似玻璃马赛克。

刚才乘飞机，现在又坐火车。我们就这样将几百公里的路程抛在了身后。大家都在想中国是多么伟大和多样啊！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其国界自阿穆尔河^①延伸至北回归线，自喜马拉雅山至黄海。

^① 阿穆尔河：俄语地名称谓，即黑龙江。世界著名大河之一，流经蒙古国、中国和俄罗斯三国。——译者注

启 程

从成都出发的那天，我们下榻的宾馆仿若一个临战前的军营。卡车上堆放着帐篷、睡袋及装有罐头的箱子。医务人员忙着准备氧气设备。尽管他早已提前对我们每一个人进行了心脏听诊和血压测量，但是仍不放心：我们真能即刻适应空气稀薄的高原气候吗？

钱同志（我们开玩笑地称呼他为“火车头”）像进行重大战役的作战部署一般，郑重地宣布了大家必须遵守的纪律和近日的行程。

随后，他突然笑了笑，用俄语下达了命令：“出发！”

这句话是他在看哪部苏联电影时记住的，从此刻起它便成了我们这支多语种考察团的通用口令。

我们朝“嘎斯牌”汽车走去。虽然是凌晨，天气却已闷热得令人难以忍受。看到座椅上放着的嘱咐我们随身携带的短皮大衣，大家都感觉怪怪的。

我环顾团里的其他同伴，他们正在汽车前排成队。这些我经常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遇见的人，此刻却很难将他们辨认出。干瘦的魏宁顿带着宽檐草帽（帽顶上架着汽车眼镜），穿着裤腿高及膝盖的马裤，活脱脱一个从惊险电影中走出的热带丛林征服者。杰林克，全身挂满了德国最先进的摄像器材，像一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卡希斯身着体操裤，衬衫松散在裤子外面。炎热最终将这个可怜的人儿变成了这副模样。

队伍开拔了。我们和别巴一起坐在最后一辆车上。扬起的尘土全部留给了我们。但是你只能遵守纪律！

第一天，考察团便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卡拉曼德烈为首。

他们每隔 5 分钟便会拽出活页本，认真而又匆忙地在本上记下什么。另一派的领头人是别林茨津和别巴。

“你们还写东西？”每到一停车位他们就会幸灾乐祸地喊：“嘿嘿，别忘了记下：上面是天，天上是云，云下面是河，河里有鱼在游……”

我们驶过以肥沃著称的川西平原。看来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让你如此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生活着 6 亿人！即使走上几十公里，你也很难分清一个村庄在哪里结束，而另一个村庄又在哪里开始。

同北方的省份一样，四川的农家小屋也互不相连。它们孤零零地处于绿荫蔽日的竹林中。竹林是它们天然的屏障。一眼望去，稻田里布满了斑斑点点的丛林。先是田野，然后是隐藏于竹林中的小屋，又是田野，再是小屋，如此绵延许多公里。

因为路上人来人往，司机不得不像在城里那样不停地按响喇叭。农民们正提着一笼笼的母鸡和纬纱^①、一罐罐装有桐油的瓦罐及成捆的草鞋去赶集。

这里牲畜很少，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一种装有木头轮子的手推车。因其总是发出倔强的嘎吱声，当地人都叫它“公鸡推车”。这种推车自古就有。相传，三国时，蜀国的军师诸葛亮就是利用这种推车为蜀军运送军粮和箭矢的。

这片由人工耕种而形成的小块平原以及这些如城市街道般人头攒动的乡间小路，仿佛专门在我们面前呈现似的，旨在让我们对随之将至、人烟稀少的边疆区域西藏的原生状态有更加深刻的感受。

距离成都约 100 公里时，景色开始发生些许的变化。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沿着微斜的山坡越升越高。道路两旁不再是片片

^① 纬纱：机织用纱（线）的一种。机织布中与布边垂直、横向排列的纱线。它不要求过高的强度，因而纱线加拈程度可适当降低，以保证纱质柔软。——译者注

粮田，而换作绿油油的玉米地。竹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松林。小山丘出现了，山丘上星星点点地散布着茶林，宛若一条条虚线。道路沿着松林的斜坡迂回向上，在我们的面前突然展现出薄雾笼罩的河谷及一座高过一座雄伟的山峦。西藏高原！这就是我们将要攀登的地方！

不久以前，从中国内地省份前往西藏还需要骑马沿着令人眩晕的道路走上3~4个月。那时，一昼夜行进20公里被认为是极限速度。在这个意义上，“昼夜”一词已经变成了计算距离的常用单位。

我们的“嘎斯—69”在新建的公路上疾驰，沿着这条公路可以在7~14天内行驶近2500公里的路程。而这个长度恰恰是成都与西藏首府拉萨之间的距离。

不是很快吧？但是请看一看地图。西藏高原两侧的山脉和其间的河流皆是南北走向的。当筑路工人自东向西修建公路的时候，你能想象得出比这更复杂的地貌吗？整条公路线横贯亚洲多条大河的上游（长江、澜沧江、怒江），经过14个海拔3500~5000米的山口。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军队开赴西藏修建这条公路。4年过去了，这条公路业已通行。整整4年间建设者们都是在悬崖峭壁和无人峡谷中度过的。在空气稀薄的高原环境中，每一次剧烈的动作都会引起心脏狂跳不已。在没有机械化设备的条件下，工人们硬是用洋镐和炸药咬掉了石山的山体。夜里，冰冷的寒风常常撕破行军营帐的篷布。突涨的山涧流水及骤降的暴风雪常常使运粮的牦牛驮队延迟几个星期才将补给送达。

据统计，在修建公路期间工人们共完成了2900万立方米的岩石和土方工程。但又有谁来对英雄主义进行测量，对功勋进行计算呢？于是，这些山峰便成了无言的见证者！

看那像镰刀一般窄小的铲锹，
和被磨去了一半的洋镐，
而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要坚硬，
就像金刚石一般坚定。

这首诞生于工地上的歌曲，宛如战斗的口号，在西藏的群山上空响起。

有关西藏的公路干线我们听得、读得太多。但是，只有将它从头至尾走过一遍，才能真正明白修建这条道路到底有多么重要。

最初的几天已让我们对筑路者所经历的磨难及道路维修工作队正在遭遇的困难有所了解。无论是极端恶劣的地貌还是自然界潜在的力量，如今都成了人类的敌人。西藏山脉的地质构造尚处于青年期，所以这里经常发生地震。当地迷信的说法认为：西藏的东部处于司管土地的大鱼神的头下方，因此，这里感受到的鱼的运动最为强烈……

旅途伊始，突然来临的雨季造成的地震和坍塌一直延误着我们的行程。但是在比预定时间晚了几个星期后，我们便成功地翻越了第一座大山二郎山^①。

晌午时分，我们的车队沿着高约 3500 米的山麓东坡向上缓慢行进。凛冽的寒风冰冷彻骨，让人即使身穿羊皮短大衣也瑟瑟发抖。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在距此地几百公里的成都，我们还曾饱受炎热之苦。

伴随着有节奏的叮当声，一支由长毛黑牦牛组成的驮队朝我们悠悠走来。牛背上驮载的物品都盖着草编的罩垫。这些罩垫是用来保护货物不受损坏的。在这云雾之间，一切都被蒙上

^① 二郎山：四川省天全县的二郎山是川藏线上的第一山。距成都 172 公里，是青衣江、大渡河的分水岭。——译者注

了一层细密的水雾。低垂于路面上方的巨石轮廓也融入浓浓的灰幕之中。一旁，被雷电烧焦了的松树侧影依稀可辨。

随处可见不久前大雨留下的痕迹。混浊的水流泻积在路面上。汽车经常需要费力地爬上湿土坡，绕过石堆和因塌方而被拔出的树木所形成的障碍物。而道路维修工人才将这些障碍物铲平，迎面却又有汽车开来……所以在修路的第一天，拥堵于此的车辆特别多。西藏公路的大部分路段都要通过在山坡上凿出的飞檐。因此，在这条线路上遵从这样的规则：往西藏方向的汽车竭力贴着山壁走，而对面来的车辆则沿着外侧行使（区别于日常靠右行驶的一般规律）。

如果考虑到大多数卡车都是开往拉萨的话，这种规则是合理的。而当在返回途中我们的汽车经常不得不在距离悬崖5公分的地方停下，以便为迎面而来的汽车让道时，坦率地说，我们就不太喜欢这种规则了。

我们在无数山泉中的一条前停下。工人们铺就了临时搭建的桥以代替原先被地震毁坏了的那一座。有一队汽车正在对岸等候通行。看来时间又要延误了。终于，第一辆汽车动起来了，桥面的铺板在车轮的重压下弯曲翘起，宛若钢琴的琴键。后面的车辆也随之开动起来。

我们坐在汽车车厢里，就像坐在战功卓著的装甲坦克中。车内装饰着一排五角星，标志着行程50000、60000、70000公里安全无事故。我情不自禁地想：“在当地的条件下能做到这一点难道不正是一种功绩吗？”

司机们挥手向工人们致意，工人们则报以真心的祝愿。看来，长久以来形成的友谊（这些人已习惯肩并肩地在困境与危险中同行）已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多少次，我们在经过漫漫旅程后在最冷僻、荒凉的地段看见道路维修工作队那齐整的小屋；又有多少次，我们亲眼看见他们在短短的几小时内将看似无可救药的坍塌现场清理干